放飛海鷗

王誦詩

人生在線

隆冬，滴水成冰，去海邊看冰凌。

天出奇的冷，零下十多度，西北風嗖嗖地吹着，割鼻割耳。這時的大海很沉靜，海水早就退了，只剩下大片的海灘，海灘被一層層冰凌覆蓋着，潮漲，海水湧上了海灘；潮落，海灘坑坑窪窪，留下一些海水，在這數九寒冬，一會就凍了，形成了冰凌。海灘失去了往日黑色的容顏，白茫茫的一片，蔚爲壯觀。新華社還發了攝影愛好者在面前海邊拍攝的冰凌照片，刊登在各家報紙上，很是好看。我從海堤上下來，走到冰凌上，小心翼翼地走着，只感覺腳下滑溜溜的，每邁一步，都要攢足了勁，但還是滑了一跤，我想退回去，就在這時，我發現前方不遠處，一隻海鷗，站在冰凌上，一動不動，在這西北風中，羽毛絲絲發抖，很可憐，無助的眼神望着我。它是怎麼了？「嘎」的一聲，它向我發出了一聲求救的信號。

這時的我，不顧冰凌的冷滑，兩手着冰，兩腳蹬着，在冰上慢慢朝前滑，腳不好蹬，就跪在冰上向前滑，好在距離不遠，很不容易滑到海鷗前，這是隻美麗的海鷗，羽毛雪白雪白的，我一看，原來海鷗一隻爪子被冰凌上的亂草纏住了，凍在冰凌上，另一隻爪子蹺着，因此飛不起來了，看樣子，可能是不久前退潮時，它落下來找食吃，不小心被亂草纏住了。

可能是強烈的求生慾望，它望着我，並不害怕，從那眼神看，巴不得我早點去救它呢。

我一手撫摸着海鷗，一手理開它爪子上的亂草，又用雙手焐着它凍着的爪子，不一會焐化了海鷗爪子下的冰，我把海鷗捧起來，心裡一陣輕鬆。我一手抱着海鷗，一手扒着冰凌，慢慢地滑回岸邊，上了海堤。

我把海鷗放在海堤上，海鷗的凍着的那隻爪子，瑟瑟發抖，一時也飛不起來。我解開羽絨服的扣子，把海鷗放到羽絨服裡焐，那隻凍着的爪子，我夾在腋窩裡。焐了好一會，我把海鷗放到攔海的堤牆上，讓它面對大海，這時的海鷗精神多了，抖動了一下雙翅，似乎想飛，但沒有飛起來，如此反覆多次，終於成功了，海鷗雙翅一展，掠走了，但飛不高，只在冰凌上掠，慢慢地，慢慢地，越飛越高，突然飛回海堤上方，在我的上方打蹓，又越飛越低，飛到了我的頭上，抖動着雙翅，似乎在感謝我呢。一會兒，海鷗又飛高了，飛過冰凌，飛向大海，越飛越遠，在我的視線裡消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我痴痴地站在海堤上，動物也有情趣，也有一顆感恩的心。

盜版還是重印

許定銘

書亭醉

以前和內地的愛書人或藏書家交流時，他們習慣把香港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出版的三十年代名家作品，一律稱爲「盜版書」。當年我未深入了解，只覺得「盜版」這詞雖用得嚴厲，但，這也是事實，並無異議。後來向當年的行內人了解過後，才知道那是「一竹竿打一船人」的說法。原來當年的上海、新月、中流、建文、藝美……等大出版社所出的書，都是取得原出版社的授權重印，決非胡亂「盜版」的。

自一九五〇年代南洋各地排華，禁中國大陸出版物入境後，內地的出版社便由代理收集各類書的「紙型」運到香港，由本地代理把「紙型」租給各出版社重印。據說這些書都會按銷量付出版稅或租金，至於是否全部如此，或者有人「渾水摸魚」，就不是事隔五十年後的我們所能知道的了。

如今大家見到的《貓與短簡》（香港建文書局，一九六二），就是用原一九三七年開明書店版的「紙型」重印的。開明版的文學書有統一的叢書式封面，而建文版的《貓與短簡》，則重新設計封面，構圖清雅以外，還在版權頁內印明是一九六二年的五月版，製作認眞，較開明版還要漂亮。這本一三一頁的散文集分《短簡》、《貓及其他》和《社會相》三輯，收二十一篇小品，是靳以（一九〇九至一九五九）的第一本書。

秋雪庵

段懷清

文史叢譚

秋雪庵終歸是有過名聲的，至少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以前如此。無論是寄住杭州的文人墨客，亦或雲遊到此的名流雅士，只要是有遊興，買船西溪，秋雪庵大抵總是要去的。顯然與此有關，秋雪庵在文人雅士筆下的聲名，幾乎要超出本地人對它的了解了。

說到秋雪庵庵名的來歷，有曰「庵在水中，四面皆蘆，深秋花時，彌望如雪，故名。」或曰「庵周四隅，蒹葭彌望，花時如雪。」蒹葭者，蘆葦也。蘆葦開花，時令大抵是在深秋。八月飛雪，顯然不會發生在江南；即便是在深秋，要在四季分明的杭州見到飄飄灑灑的飛雪亦鮮有可能。所見者，蘆花也。

「從留下下船，迴環曲折，一路向西向北，只在蘆花淺水裡打圈圈；圓橋茅舍，桑樹蓼花，是本地的風光，還不足道；最古怪的，是剩在背後的一帶湖上的青山，不知不覺，忽而又會移上你的面前來，和你點一點頭，又匆匆的別了。搖船的少女，也總好算是西溪的一景；一個站在船尾把搖櫓，一個坐在船頭上使槳，身體一伸一俯，一往一來，和櫓聲的咿呀，水波的起落，湊合成一支又圓又曲的進行軟調；遊人到此，自然會想起瘦西湖邊，竹西歌吹的閒情，……此後便到了交蘆庵，上了彈指樓，因為是在雨裡，帶水拖泥，終於也感不到什麼的大趣，但這一天向晚回來，在湖濱酒樓上放談之下，源寧卻一本正經地說：『今天的西溪，卻比昨日的西湖，要好三倍。』」

這是郁達夫記錄當年與友人一道遊西溪和秋雪庵的一段文字。文字和心情，都是郁達夫慣常的風格。只是這種心情，與他的另一段關於西溪另一名勝花塢的文字中所透射出來的「人心不古」的悵惘與失落，卻是有些別樣。

說到對於杭州的了解，特別是人文歷史的了解，大概不會少了俞平伯。他的《癸酉年南歸日記》中有一段文字，也寫到秋雪庵。「明日妹約作西溪遊，亦忙裡偷閒矣。十二時睡。十三日九時余遊西溪，先至松木場搬兩舟行，蘆荻尚紫，柿實已丹，沿溪有清曠致。至茭蘆廠，重省舊題，有己未年舅氏題名及一九二一年予偕佩弦題名，茲為重題而去，食於秋雪。食物是帶去的。更擬遊花塢，以時促，匆匆返舟，四時余返寓。」只是這樣的西溪之遊，未免過於匆忙甚至於敷衍。但也或許跟秋雪庵當時的景致已趨於沒落、並不曾眞正打動遊者有關。

相比之下，一個遠在千萬里之外遠行的旅客，還惦念着這一方蒹葭蒼蒼的風物，就不能不讓人有些感動了：我撿起一枝肥園的蘆梗，在這秋月下的蘆田，我試一試蘆笛的新聲，在月下的秋雪庵前。這秋月是紛飛的碎玉，蘆田是神仙的別殿；我弄一弄蘆管的幽樂——我映影在雪庵前。我先吹我心中的歡喜——瓊風吹露蘆雪的酥胸，我再弄我歡喜的心機，蘆田中見萬點的飛螢。（《西伯利亞道中》，徐志摩）徐志摩的記憶與情緒，終不免主觀和理想，這樣的秋雪庵，跟明張岱眼裡「庵前老荻飛秋雪，林外奇峰聳夏雲。怪石稜層皆露骨，古梅結屈止留筋。溪山步步堪盤礴，植杖聽泉到夕曛。」的秋雪庵相比，就少了點風骨，多了些嫵媚。

只是嫵媚也罷，蒼涼也吧，這樣的秋雪庵，都已經不復存在了。

行走在古城中

冰　凌

天南地北

新疆是中國面積最大、陸地邊境線最長、毗鄰國家最多的自治區，在遼闊的地域上不僅有着數不勝數嘆爲觀止的自然景觀，還有衆多歷經坎坷命運多舛的歷史名城，從西邊的惠遠，到東邊的高昌，從完整保存的交河故城，到破敗荒涼的石頭城，以及沿線散開的座座烽燧，新疆的歷史，新疆的故事，如同悠悠長河，伴隨着我們緩緩流淌，娓娓道來。

高昌古城始建於公元前一世紀漢代，總面積二百萬平方米，是古代西域留存至今最大最具規模的故城遺址。一位考古學家這樣說「如果想知道盛唐時的長安城是什麼樣，就來吐魯番的高昌故城吧，它就是唐時長安遠在西域的翻版」。古城規模宏大，穿過一道道寬街矮牆，尚能依稀分辨出外城、內城、宮城以及烽火台、佛塔等留存較爲完整的建築，城垣保存完整，南門方向，遠遠就能看見一座高高的箭樓帶着滿身瘡痍矗立在藍天下，十分壯觀。

傳說唐代高僧玄奘西遊取經，曾到高昌國講經一個多月，就住在這個寺廟內。玄奘在高昌受到前所未有的熱情招待，高昌王爲了讓他講經，還專門在城內最大的佛寺新建了一座講經壇。

今天踏着黃土行走在空曠寂寥的古城內，想要半天走遍也是不容易的事，遊客在裡面大多得乘坐晃悠悠的毛驢車遊覽，不過，坐在車上看荒台廢址遠不如腳踏實地體驗更眞切。沿着寬敞的大道，進院舍，鑽拱門，穿街過巷，舉手投足間帶起陣陣漢唐塵埃。駐足小憩時，放眼望去，千瘡百孔的殘垣斷壁無語兀立，兩千年的歷史就像破碎的陶片石塊凌亂地裸露在每一座廢墟的每一個角落，等你停留打量，等你俯身拾起，等你細細解讀。

交河古城與高昌古城相距六十多公里，同處吐魯番盆地，在絲綢之路上是互爲犄角的兩座著名城池。交河故城的歷史比高昌還要早二百年，是世界上最大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生土建築城市，也是我國最完整的保存了兩千多年的都市遺跡，被譽爲「世界上最完美的廢墟」。

現存三十六萬平方米的古城像一個層層設防的巨大堡壘，人站在城牆外，像處在深溝之中，無法窺知城內狀況，而在城牆內，則可居高臨下，監控內外動向。城中布局十分嚴謹，一條長約三百五十米，寬約十米的南北大道，把居住區分爲東、西兩大部分。東側主要是軍營、民居，東南方，有一座宏偉的地下宅院，據考察推測，可能是安西都護府的住所，後爲天山縣的官署衙門；西側有許多紡織、釀酒、製鞋等手工作坊縱橫交錯。大道的北端有一座規模很大的寺院，且以它爲中心構成北部寺院區，並建有一組壯觀的塔群，可能是安葬歷代高僧的塔林。

古城四面臨崖，在東、西、南側的懸崖峭壁上劈崖而建三座城門。建築形式除了沒有城牆外，還有一個明顯的特徵，即整座城市的大部分建築物不論是寺院、官署，還是城門、民舍，基本上都是用「減地留牆」的方法，從高聳的台地表面向下，隔樑爲牆，挖地爲院，掏洞成室；街道則狹長而深邃，像蜿蜒曲折的戰壕。這種獨特的建築，不僅國內僅此一家，國外也罕見，因而吸引着無數的遊客到此觀瞻，擠在嘈雜的人流中，體會交河的殘缺不全、滿目蒼涼，別有一番滋味湧上心頭。

北庭故城也在東疆，位於現在吉木薩爾縣城北二十公里處，是兩漢時期車師後國王庭的所在地，唐代時發展成爲天山北麓的政治軍事和文化中心，有重兵駐守，曾經雄峙於天山北麓六百年，毀滅於十五世紀前期的戰火之中。雖然也是古代西域的著名城池，如今卻是鮮有人跡，遠離遊人的視線，眼前就是一大片莊稼地，被殘留的斷牆分割成不規則的一塊一塊，還時不時有人就近挖牆土回塡農田。故城的痕跡越來越淡，逐漸消失在田野間，儘管我們是專程前往，如果沒有那兩塊字跡斑駁的標識牌指證，很難讓人相信我們正觸摸着故城的肢體與脈搏。

南疆的石頭城是我國歷史上最著名的三大石頭城之一，是兩千多年前西域三十六國之一的蒲犁國的王城所在，是唐朝古竭盤陀國的都城舊址，現存遺址主要是明清時期的建築，作爲戍守邊關的城堡屹立在高原上。

石頭城的地理環境優越：城下就是阿拉爾草灘，周圍還連着數片草原，古時候，自喀什、英吉沙、葉城、莎車至帕米爾高原的幾條山路均彙集於此，再由此向西去中亞，是古代「絲綢之路」上一個具有戰略地位的城堡。一千多年前，這裡有過車水馬龍的繁華、有過商旅駝隊的停留，有過屍骨遍野的戰爭。公元六四四年，從印度取經回國的玄奘經過此地，對這座古竭盤陀國的都城曾做過生動描述。如今的石頭城僅剩下殘垣斷壁，幾處垛口，一地亂石，只有牆根下的金草灘依舊水草豐美，遠處的塔什庫爾干河依舊清澈蜿蜒，四周的雪峰依舊傲峙藍天。站在石頭城上，可以北望雄偉的慕士塔格雪峰，西眺巍峨的喀喇崑崙群山，盡可以抒發思古之幽情，再把視線與情緒放飛得更遠更遠。

出哈密城向北不遠，路邊有一座高大挺拔的烽燧——邊關墩烽燧，屹立在曠野中特別醒目，它是我們途中見到的第一座烽燧，也是最難看的一座，因爲修過，而且修得過於工整。

哈密地區是新疆保存烽燧最多和最好的地區，現在尚遺存唐代烽燧四座，保存較好的絕大部分烽燧都是清代修建的，密度最高的是巴里坤縣城往西至薩爾喬克一線，這裡每隔二三十公里就有一座，連綿相望有十三座之多。我們沿路看見的烽燧形狀多爲四稜分明的稜柱體，基座呈胖鼓鼓的正方形，向高處略微收縮，整體是用圓木構架的夯土建築，夯土中夾有紅柳枝、芨芨草、蘆葦等物。歷經千年的歲月侵蝕，曾經的烽煙雖已飄逝得無影無蹤，烽燧卻依然挺立守候在荒原大漠，幾乎路過每一座烽燧，我們都要下車走近它仰視它，爲它偉岸的身軀和曾經的使命肅然起敬，其間，正好有一大隊羊群從遠處過來，成百上千隻羊歷經跋涉風塵僕僕，已看不清原來的膚色，甚至看不清五官，烽燧四周鬆軟的乾土被踐踏出滾滾羊塵，一時間遮天蔽日，爲烽燧更添了幾多滄桑。「寒驛遠如點，邊烽互相望」，遙想當年，發現敵情後一座座烽燧相繼燃起煙火，將信息一站一站傳送，其畫面不亞於奧運的聖火傳遞，其作用和意義也不遜於現代的無線通迅信號發射塔。

新疆高昌古城　　（攝影）于　軍

美國無保險醫療

徐　悅

域外漫筆

流年不利，到朋友王威家的第二天，就腹痛無法忍受，被緊急送到愛德華醫院。醫生診斷，急性闌尾炎，必須手術切除。既然是必須，朋友也就簽了字，我也就被推進了手術室。手術很成功，美國醫生做這點小手術眞正是小菜一碟。但接下來的費用，活活嚇我個半死，闌尾炎這樣的小手術，只住院三天，花費了一萬二千多美元。我措手不及，全由王威墊上了。美國醫療費用昂貴是出了名的，但沒想到昂貴到這樣的程度。如此昂貴，美國人還能生得起病嗎？面對我的疑問，王威爲我普及了美國醫療方面的許多知識。美國人醫療費用基本上依靠醫療保險，否則遇到疾病就會難以承擔。哪怕你是中產階層也一樣承受不起。醫療保險一般有三個來源：多數美國人的醫療保險都是由僱主提供的，大多數公司政府機構都會爲正式員工提供醫療保險作爲員工福利。雖然和僱主沒有義務提供醫療保險，但是不提供保險的僱主很難吸引到優秀的員工。

自由職業人士，或者在無醫療保險的小公司的員工，只能自掏腰包買保險。由於個人購買保險費用比較昂貴，而公司集體購買保險則能獲得不小的折扣。所以在美國，自由職業者往往會聯合起來成立一個公司，以這個公司的名義去購買團體醫療保險，從而獲得折扣。除此以外，還有一個來源就是政府提供。美國不像加拿大等福利國家那樣提供全民醫保，但是政府爲老年人、殘疾人以及低收入人士提供一些最低限度的醫療保險。這種保險的保額以及申請條件各地差異很大。買了醫療保險，個人還是需要負擔一部分費用的。每次診治，個人都得支付收取 co-pay（相當於中國內地的掛號費），去藥房拿藥，藥費要包含這個費用。這個費用因保險不同而不同，好的保險只有五美元，差的達三十美元甚至更多。收取這個費用，主要是遏制患者頻繁看診，治療進度難以界定，造成高昂的醫療費用。在美國，醫院不能拒絕急診病人，必須先治療後收錢。對賴帳不還的人，有討帳公司負責追討。通過法庭授權直接從債務人的薪水中扣除欠款，甚至直接拍賣債務人名下的財產，所以惡意賴帳很難行得通。如果病人眞的沒錢清還欠款，只好申請破產。這樣雖然能逃過這筆債，但麻煩也就接踵而至了，連房子也很難租到。所以一般人不會這樣做。

美國的醫療保障在發達國家中是很靠後的，有了醫療保險很多問題得以解決。但如果美國人也像我這樣，遭遇無保險醫療，那眞的是吃不了兜着走了。

春日枸杞頭

曹乾石

飲食男女

清晨，熙熙攘攘的農貿集市上，一位大娘的竹筐裡盛着滿滿一筐長着橢圓形葉狀的嫩枝頭，翠綠生嫩，枝葉上還滴着一顆顆晶瑩剔透的水珠兒。我低下頭仔細一瞧，啊！原來是春日珍蔬枸杞頭。在鄉野的河坡田岸、樹林竹園裡，常有一種枝幹帶刺、虬曲多姿的低矮灌木狀植物，春暖花開時節，便萌發出柔嫩葉芽。老農們一般都能認識，這是被稱爲「春野三鮮」的枸杞頭（三鮮指薺菜、馬蘭頭、枸杞頭）。農人彎腰採摘枸杞枝條的嫩尖嫩葉，帶回家炒吃，或拿到集市上去賣。

枸杞嫩尖俗稱枸杞頭，自古以來就被作爲一種珍貴的時令蔬菜，備受歡迎。二千多年前的《詩經》中就有「陡坡北山，言採其杞」的描述。《神農本草經》中記載：「枸杞處處有之，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嫩，可蔬食」。《紅樓夢》中也提到：「二三十錢可以吃油鹽炒枸杞芽兒」。枸杞頭吃法一般三種：一種是油炒，就是把採摘下來的嫩頭洗淨後，放到熱鍋裡生炒。還有一種是把枸杞頭用開水燙熟，切細後放入麻油、醬油及少許糖涼拌。還有一種是醃製，把嫩枸杞頭洗淨，放上白糖、香醋、味精和少許鹽後裝入罎中，蓋口密封，一星期後可食用。無論油炒、涼拌、醃製的枸杞頭，都色澤碧綠，清香宜人，鮮美可口。枸杞頭還含有多種營養成分，有清熱解毒、明目提神等功效。

記得小時候，每當春暖花開時節，我們這些農家孩子就提着籃子去野外採摘枸杞頭。經過幾場春雨的浸潤，一叢叢綠油油的枸杞條，長得蓬蓬鬆鬆，粗壯有力。我們就看準枸杞的嫩頭採摘，拿回家炒着吃。母親還風趣地說：「多吃點，這東西吃了眼清目亮，以後不用戴眼鏡。」

待到秋日，枸杞頭老了，不能食用了。那一根根長長的枝條上開出一朵朵淺紅、淡白的小花，結出一粒粒長圓形果實，赤豆大小，由嫩綠逐漸變成黃色、變爲鮮紅，一顆顆像紅瑪瑙似的，熟透了，手一擰，就會流出一股殷紅的果汁。枸杞果實就是人們熟知的枸杞子，一味地道的滋補藥。

這些年來，由於土地的平整規劃，地邊隙地的野生枸杞越來越少了。於是，一些有經濟頭腦的農民便開始人工培植，把野生的枸杞移栽到場頭、屋邊或菜田中，採摘嫩頭到市場上賣。扦插是繁育枸杞的簡便有效的方法。初春，把枸杞老枝條剪成二寸左右的一段段插入泥土之中，不久就會生根萌芽。長出一叢叢嫩生翠綠的枸杞條。城裡人如果你有興趣，在庭院花罎花盆中栽種幾棵枸杞，既可一飽口福，又有觀賞價值，可謂一舉兩得。

藏龍臥虎南華西街

行　平

繽紛華夏

廣州南華西街可謂是「藏龍臥虎」之地。昔日不少富商名流在此興建豪宅，辛亥革命也在此留下重要遺址；如今百姓安居樂業，此街成爲內地知名的文明街道，有「中華第一街」之美譽。

早在清朝及民國年間，南華西街曾兩度繁盛。清政府實行「閉關政策」，曾限定廣州「一口通商」對外貿易，並設立經營對外貿易的專業商行，即洋貨「十三行」。近江的南華西街借此優勢，相繼出現臨江碼頭、倉庫、洋莊、貨棧等。當時由於南華西街一帶地價低廉，廣州十三行「四大家族」——潘、伍、盧、葉均在此建起了私家豪宅：清乾隆年間，當時被《法國雜誌》評爲「世界首富」的廣州十三行富商潘振承，在南華西街建起「潘家大院」，院內雕欄玉砌，古樹成蔭，極盡奢華，如今潘家大院遺跡尚存；清代十三行巨賈伍秉鏞兄弟亦在南華西建成伍家大院「萬松園」，全盛時多植青松，奇花怪石不可勝數，更有戲台可供百人同時看戲，可惜該園於民國時失火遭毀……民國初年，南華西街附近築成多條大馬路，交通便利，各類小商舖、酒樓食肆如雨後春筍。

清代廣州佛教四大叢林之一的海幢寺亦位於南華西街，據記載，當年該寺規模極大，山門內植榕樹，大可十餘抱，陰濃如蓋。明末清軍入關，不少削髮爲僧的知識分子，常聚於海幢寺賦詩講學，爲佛寺增添了幾分文學氣息。

南華西街轄區內的龍溪新街，有一座「雙清樓」，它是廖仲愷與何香凝在廣州結婚後的首間居所。據說，廖何成婚後，借住在廖仲愷哥哥廖鳳舒家中，他們先在樓下神廳後的房子居住，後在天台搭建小屋安居，夫婦二人在窗前賞月、讀書，有感「人月雙清」，於是以「雙清樓」命名居所，往後何香凝常以「雙清樓主」在自己的畫作上落款。

鮮爲人知的是，南華西街還蘊藏着許多與辛亥革命相關的遺跡和故事。二十世紀初，由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在南華西路鼇洲內街十三號設立廣東分會，爲開展秘密活動，分會會長高劍父及副會長潘達微在此開設裱畫店作掩護，並命名爲如今此處已成爲居民私宅。南華西街龍導尾七間直街九號，曾是民國時著名的廣彩大師劉群興的住宅，當年，劉群興白天做瓷器，晚上製炸彈參加辛亥革命，如今此處仍留有劉群興製作的珍貴瓷器。

南華西街近年來曾獲「全國和諧社區建設示範街道」等榮譽，街坊們在此安居樂業。上世紀九十年代末，何伯夫婦在海外的兒女爲孝敬兩老，湊錢給他們買房安享晚年，何伯與妻子最終購買了南華西街一棟三層半樓房，老人稱此處充滿鄰里情，於是在門前掛出了一副對聯：「敏性平庸堪自信；盧窩南華可安居」。「盧窩南華可安居」也成爲了現時人們對南華西街的評價。